SINOLOGIE FRANÇAISE XVII

Pouvoir / Divination

Luca GABBIANI, ZHANG Wei

Zhonghua shuju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Pékin 2016

Comité de rédaction de *Sinologie Française* no.17

Yves GOUDINEAU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ZHANG Baichun (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Chine)

LI Xueqin (Université de Tsinghua)

CHEN Xingcan (Institut d'Archéologi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HAN Qi (Institut d'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Chine)

Luca GABBIANI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Marianne BUJARD (Ecole Pratique de Hautes Etudes)

Alain THOTE (Ecole Pratique de Hautes Etudes)

LI Ling (Université de Pékin)

CHAI Jianhong (Zhonghua shuju)

ZHANG Wei (Université Fudan)

Cléo CARASTRO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DENG Wenkuan (Institut national du patrimoine)

XU Minglong (Institut d'histoire du mond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DUANMU Mei (Institut d'histoire du mond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LIU Guozhong (Université de Tsinghua)

LI Jing (Zhonghua shuju)

SUN Wenying (Zhonghua shuju)

目　录

导言 ……张　巍　陆　康（1）

西欧王国与中华帝国的城市与宫廷社会，12—18 世纪

中世纪西欧社会中的宫廷 ……皮埃尔·莫奈（3）

巴黎与法国历代国王：
首都以及君主政体的建立（11—15 世纪）……艾尔诺（38）

十六世纪瓦卢瓦王朝治下的法国宫廷 ……芬尼·科桑代（51）

科学、艺术与宗教之间
——康熙时代宫廷画家焦秉贞史事考释……韩　琦（70）

全面依赖与掌控
——清宫书籍事业视域内朝廷与地方的互动 ……朱赛虹（83）

“谁在利用谁？”
——清代北京的欧洲人、追求逸乐和政治性馈赠 ……梅欧金（117）

清代北京旗人寺庙碑刻考述 ……关笑晶（140）

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占卜和知识的生成

试论《伊利亚特》里的征兆和预言 ……皮埃尔·朱代·德·拉·孔波（169）

诗言如神谕
——赫西奥德《神谱》序诗诗论新诠 ……张 巍（200）

由巫史到孔子：《周易》文本的经典化
——一种基于经学进路的探讨 ……邓秉元（227）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卜书》研究 ……林志鹏（249）

隋唐之际阴阳学说与占卜实践 ……余 欣（270）

臟卜初探：一项图像学研究……让－路易·迪朗、弗朗索瓦·利萨拉格（296）

重新瞩目中亚……葛乐耐（314）

Pouvoir / Divination
Sinologie française n° 17 (2016)

Zhang Wei et Luca Gabbiani, *Préface*

Villes et sociétés de Cour en Chine et en Europe du Moyen Âge aux Temps modernes

Pierre Monnet, « La Cour dans la société du Moyen Âge occidental »

Mathieu Arnoux, « Paris et les rois de France. Ville capitale et construction monarchique (XI^{e}-XV^{e} siècles) »

Fanny Cosandey, « La cour de France sous les Valois (XVI^{e} siècle) »

Han Qi, « Science, art et religion – Etude historique des activités du peintre Jiao Bingzhen à la Cour de l'empereur Kangxi »

Zhu Saihong, « Entre contrôle et dépendance — Les interactions entre la Cour et les communautés locales sous la dynastie des Qing à l'aune des activités éditoriales au sein du Palais impérial »

Eugenio Menegon, « Qui tirait profit de qui ? Les missionnaires européens à la Cour de Pékin au XVIII^{e} siècle et la pratique des échanges de cadeaux »

Guan Xiaojing, « Les inscriptions lapidaires de la communauté des bannières à Pékin sous la dynastie Qing »

Divination et formes de savoir en Grèce et en Chine ancienne

Pierre Judet de la Combe, « Présages et prédictions dans l'Iliade. Quelques remarques »

Zhang Wei, « Savoir poétique et prophétie dans le proème de la Théogonie d'Hésiode »

Deng Bingyuan, « Des maîtres-devins à Confucius : le processus de canonisation du Livre des Mutations – une analyse basée sur une approche de l'étude des Classiques »

Lin Zhipeng, « Etude du "Livre de Divination" de l'époque des Royaumes

Combattants conservé à la bibliothèque de Shanghai »

Yu Xin, « Les discours de l'école du Yin et du Yang sous les dynasties Sui et Tang et la pratique divinatoire »

Jean-Louis Durand et François Lissarrague, « Les entrailles de la cité. Lectures de signes : Propositions sur la hiéroscopie »

Frantz Grenet, « Recentrer l'Asie centrale »
(Leçon in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 Chaire d'histoire et cultures de l'Asie centrale préislamique)

导　言

张　巍　陆　康　著
李国强　译

本辑《法国汉学》（第十七辑 ）的专辑名是“权力与占卜”。乍一看来，这一名称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如果说，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权力”与“占卜”一直是人类历史上一对如影随形、密不可分的概念的话，那么，这两个词汇在这里的出现则是因为本专辑收录的两个主题正好与此不谋而合。在本辑的两组论文中，一组是研究中国和西欧城市中皇宫、王室乃至诸侯宫廷一类的权力机构与城市中不同市民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组是研究占卜活动在知识构建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具体而言，第一组论文属于《法国汉学》的常设专题，是2013年秋季至2015年春季举办的“历史、考古与社会”系列讲座中部分论文的结集。本期系列讲座的主题是“12—18世纪中国和欧洲的王室城市与王室文化”，由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主办，并得到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大力协助。第二组论文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巍教授与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康蕾欧（Cléo Carastro）副教授共同主持的中法合作项目“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占卜和知识的生成”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本辑《法国汉学》展现给读者的，不仅是该专辑的两组专题论文，同时也是对中法学者在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多样化、富有成效的合作的见证。

“谁在利用谁？”
——清代北京的欧洲人、追求逸乐和政治性馈赠

[意大利] 梅欧金[*] 著
关笑晶 译

前 言

赵翼（1727—1814）为 18 世纪下半叶清廷重臣，曾任职于军机处。在他记载朝廷行政事务及京师生活的杂记中，记录了其时北京高官对西方奢侈品嗜好的风行。在简短的“钟表”条目下，赵翼强调了它们的精准和异国风情：

> 自鸣钟、时辰表，皆来自西洋。钟能按时自鸣，表则有针，随晷刻指十二时，皆绝技也。[图 1 、图 2]

随之，赵翼不仅褒扬了西方计时器的精确性，且对西方演运天象、推

* Eugenio Menegon, 美国波士顿大学历史系。

图 1 赵翼提到了其时代里流行的两类计时工具。其一称为“自鸣钟”。此图为著名的大自鸣钟的版画，实物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参见《皇朝礼器图式》（1766）卷三 • 仪器，第 78 页，《四库全书》本，转引自曲延钧主编《中国清代宫廷版画》，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2，第 51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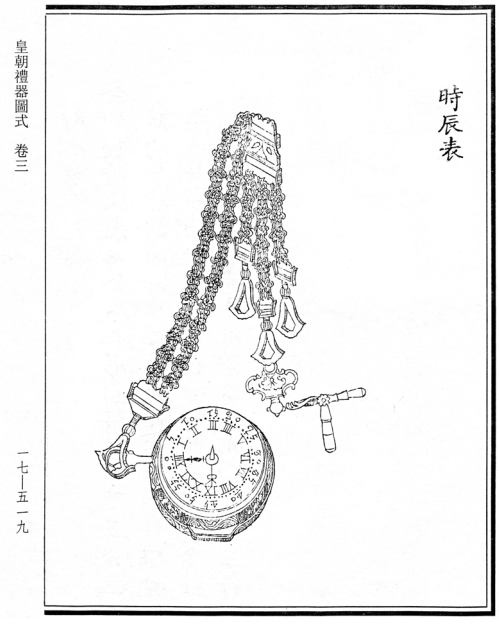


图 2 赵翼所提及的第二种计时工具为“时辰表”。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内还收藏有若干件乾隆年间的欧式怀表。本图参见《皇朝礼器图式》卷三 • 仪器，第 81 页，《四库全书》本，转引自曲延钧主编《中国清代宫廷版画》，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2，第 519 页。

算时辰的“办法”，也加以称赞。他认为西方计时之法较中国旧有之法技高一筹，且除了中国之外，亦有“伏羲和黄帝”之类圣贤的存在：

> 钦天监中……多用西洋人，盖其推算比中国旧法较密云。……西洋人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

然而，对外国技术非同寻常的夸赞后，赵翼立即适度收笔，而幽默地转向了由于外国工艺的局限性和过度依赖西洋之物产生消极后果的思虑中：

> 钟表亦须常修理，否则其中金线或有缓急，辄少差。故朝臣之有钟表者，转悞期会，而不悞者皆无钟表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钟表，甚至傔从无不各悬一表于身，可互相印证，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门之期，公表尚未及时刻，方从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无地，叩首阶陛，惊惧不安者累日。①

赵翼的困扰态度来自于他意识到，大学士傅恒这样因钟表故障而狼狈迟到的朝臣官员，这些时髦人士拥有最新潮的西方玩意儿，确实象征着社会地位、财富和奢侈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受制于变化莫测的钟表滴答声的人质。此外，在他看似乐在其中的观察里，提到了傅恒此类的高官实则依赖于其府中家佣，他们负责时钟的校对和修理，也许还包括提醒主子按时上朝。

这些趣谈为我们揭示了以下三者的关系：第一，西方奢侈商品（它们是富裕逸乐生活的标志，以及具有超凡品味、富有和社会关系的象征）；第二，嗜好且有财力购买这些商品的精英主顾；第三，为主人管理这些奢侈物品的非精英群体（例如官员家人）。如同傅恒一般，让他所有的家仆拥有钟表，可在宾客和熟人面前显露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同时给自己下属带有不同价值标志的奖励，以显示他在朝廷的威望及社会接触之多元。赵翼在此例子中似流露出这些朝廷高官对财富和权利使用不妥之意，并且，他暗示了主人的权势实际上因依赖于制作和维修钟表的工匠和负责其运转的家佣而被弱化。

此则来自赵翼的趣闻提供了清廷贵胄对奢侈品和逸乐生活嗜好的较好分析切入点，且使得分析精英消费者和商品工匠之间的复杂权利关系成为可

---

① 参见赵翼，《簷曝杂记》，卷二，《瓯北全集》，滇南唐氏，光绪 3 [1877]，二十九册，页十五。文中所用名字傅文忠为傅恒之谥号。另参见 Beatrice Bartlett,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p. 209-210; Catherine Pagani, *Eastern Magnificence and European Ingenuity: Clock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p. 94。

能。奢侈物品[①]不仅仅是购买、定制或交换它们的精英成员财富和权力的表达[②]，亦是制修与维护人员以及参与到奢侈品生产交换环节的媒介手中的筹码。这些奢侈物品不只具有经济价值，而实际上它们亦是打通多元社会网络和扩大影响力的关键节点。奢侈品的买家将其看做地位身份的标志，利用它来保护自己的权势并对同僚和属下发挥影响作用。然而，奢侈品的制造者和管理者，在物品交换过程中亦可施加影响。他们的劳力和技术的回馈不仅是物质奖励或金钱，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可能受到的长期恩惠和庇护，这是在其他任何经济交易中求之不得的裨益。这种属性只有像机械钟表、手表或西方风格的油画等特殊商品才具备，因为它们只有特定的工匠和艺术家才能制作、修理和有序地维护。这些奢侈物品的社会价值并不单来自于消费或定制人的渴望，也来自于制作和提供多样化商品、规范与物品相关的文化行为的工匠群体，而他们则代表着一种享有盛名的知识体系。举钟表为例，如同赵翼暗示的那样，西方的钟表不但计时精确，也是西方文化知识的象征，这与中国本土类似的知识相较，更胜一筹。

作为品味的仲裁者以及定制奢侈物品圈中最尊贵的主顾，皇帝及其皇室（特别是在乾隆朝）是高级官员衡量自身奢侈品拥有欲和僭越与否的准绳。正如 Catherine Pagani 所言，对清朝官员而言，西方的钟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装饰物件、私人饰品，但却不是计时工具”[③]。即便如此，它们仍需要如计时器那样的正常运转，才能以饰品的形式出现。所以，这种属性要求技术工人和其他中介持续性的存在。类似的，由于宫廷的偏爱，具有透视画法和现实主义的画像成为了热销商品，而可以画此种风格的画师从技巧方面亦派生出一定的影响。两个看似分离但实则息息相关的圈子——皇帝、皇室以及在京大小官员——使得奢侈物品及其工匠炙手可热。

在此文中，我关注乾隆年间定制奢侈品的清廷精英群体，以及制造它们的西方工匠之间的关系。我关注相对较少人数的一个群体，大概是其时生活在北京“四大教堂”中 30 个欧洲人中的 5—6 位，这并非是强调他们在当时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我感兴趣于应用他们日常与朝廷和京师官员交往的西方文字手稿记录（它们提供的细节在清代官方资料中十分鲜见），来描述

① 行文有限，此处我重点关注实物（特别是计时工具），而并非如烟、酒类的日常消费品，对其我将另文研究。

② 对于“交换”我指非货币类的奖励和礼品，这也包括外交性的礼品。如同 Arjun Appadurai 所说，我将商品和礼品看做保持一种延续性，而不是被不同经济观念控制的实体。参见 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收录于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63。

③ Pagani, *Eastern Magnificence*, p. 6.

他们以从属地位所体验以及参与建立的权利关系。

在此，清廷对西方奢侈物品的嗜好，构成这种不对称权利关系的基本框架。清朝精英群体，特别是乾隆皇帝，不仅将异域风情的西方物品作为社会身份区分的标志，也欣赏它们的审美和娱乐价值。这些物品作为逸乐追求中最为“新潮”的风向标，只有社交网络最为多元化的群体才可获得，而清朝皇帝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相对而言，外国工匠运用他们的技术来获取朝廷官僚的利益关系，以礼物或较少的酬金（一般对主顾来说都是免费）来协调社会关系，并借此试图颠覆社会层次、削弱固有规则。

西方传教士在宫廷的属臣地位究竟为何？传教士们在乾隆朝所处地位和影响与康熙朝、特别是在 1670—1700 年间有所不同。乾隆帝对传教士们的手工艺品和技术服务颇为欣赏，与其父亲雍正帝相比，乾隆帝对它们的敌视要轻得多。乾隆朝的传教士借力于皇帝对他们手工艺品和技术贡献的嘉奖，利用皇室对他们宗教活动的默许，传教士们在内廷的官僚机构中打造着个人的网络（特别是在满洲贵族和王公当中，在下层官员中亦有联络），以此来供应他们日常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西方人和宫廷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有悖于法律，然而却行之有效。这种关系实际上不但使得京师及四郊的公开宗教活动更加便利，也保护了在各省传教士的秘密传教。有主顾定制奢侈物品，以及有时将其赠送给重要人物，是保持这种动力的关键所在。总的来说，“精神”上的传教有着物质层面的基础，北京传教士拉动了清朝统治阶层对逸乐之物的追求，以谋求在京及各地的宗教活动的影响和持续性，以及传教事业的后勤支持。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中国和西方学者均关注知名的北京耶稣会士，如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或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意大利学者也曾为由教皇派遣的宫廷艺术家传教士、那不勒斯中国学院的创始人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出版了一手资料和传记材料。近期又对马国贤的同伴，遣使会神父、音乐家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 1671—1746）进行了研究[①]。然而，其他的罗马教廷的传教机构，例如传信部（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由他们派遣的部分传教士居住于 18 世纪的北京。他们归属于若干教令和教会，包括跣足加尔默罗会（Ordo Carmelitarum Discalceatorum, OCD）和跣足奥思定会（Ordo Augustiniensium Discal-

① 关于德理格和马国贤在京的具体活动，参见 Fabio Galeffi 和 Gabriele Tarsetti: “Documenti inediti di Teodorico Pedrini sulla Controversia dei Riti Cinesi”，收录于 Filippo Mignini 编， *Humanitas. Attualità di Matteo Ricci: testi, fortuna, interpretazioni*, Macerata: Quolibet, 2011, pp. 215-50; Michele Fatica 编， *Matteo Ripa. Giornale (1711-1716)*, vol. 2,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96。

ceatorum, OAD）。其中一些在宫廷中任职，另外的传教士则仅是在北京居住。这些居留于北京的传教士群体留下了他们生活以及与清朝精英互动的证据，而这些是到目前为止被中国历史学家所忽视的，甚至专门研究天主教历史的中国专家也不为所知的史实。

鲜为人知的传信部传教团得来的报告、信札和经济账目，对皇帝和清朝精英群体如何定制奢侈物品、欧洲宫廷艺术家通过提供技术来获得官方支持和施加影响，以及他们用馈赠礼品的战略得到的帮助等相关问题，均提供了新颖的微观历史图像[①]。当然，官方的耶稣会的资料也包括这类信息，但现存的耶稣会的记录远不如传信部档案细节之丰富。此外，传信部档案还为欧洲人（包括不同国家的耶稣会士）之间通过贡献自己的技术和奉献礼品来竞争清廷精英的关注和保护的紧张关系，给出了令人惊鸿一瞥的资料。

本文特别关注意大利跣足奥思定会席澄源（另作席澄元，Sigismondo Meinardi，另拼写为 Mainardi；教名 Sigismondo da S. Nicola）的书信，他在 1738—1767 年间居住于北京，席澄源作为乐器、钟表和自动机械的制作匠师，同时服务于宫廷和京师的精英群体，与赵翼的笔记中所描述的时代相近。而席澄源的经历清楚地证实并凸显了逸乐的追求在权力关系构建中所起

① 对葡萄牙和法国耶稣会士在华融资的最新研究，参见 Frederik Vermote, “The Role of Urban Real Estate in Jesuit Finances and Networks between Europe and China, 1612-1778”，博士论文，历史系，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2013。

到的重要作用[①]。

北京日常生活、奢侈品消费及权力网络：以席澄源为例

席澄源曾经默默无闻，但他在乾隆朝的三十年间（1738—1767）发展

① 席澄源生于 1713 年 2 月 21 日的都灵（当时的萨瓦公国，今意大利），父母为医师 Pietro Antonio Meinardi 和 Maria Maddalena Riva。他以 Paolo Antonio Giacomo Giuseppe Sigismondo 之名受洗于圣罗科 (S. Rocco) 的教区教堂。当他 1729 年 3 月正式在 Pianezza（都灵）的圣潘克拉齐奥 (S. Pancrazio) 修道院加入跣足奥思定会时，他得到了教名 Sigismondo da S. Nicola。参见收藏于 Santuario della Madonnetta（小圣母玛利亚教堂）档案馆（热那亚，意大利）的手稿，引于 Fortunato Margiotti, “Il P. Sigismondo Meinardi e la messa in cinese nel sec. XVIII”, *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22 (1966), pp. 32—33。席澄源于 1730 年 5 月 13 日宣布其职业誓言，继续在都灵的圣卡罗博罗梅奥 (S. Carlo Borromeo) 修道院进修学业。在 1735 年 11 月，就在他成为神父的两个月前，他向罗马传信部的长官 Vincenzo Petra 红衣主教 (1662—1747) 发送了一封请求信，希望被送到跣足奥思定会在 Tunkin（东京，即河内旧称，今越南东北部）完成传教任务。1736 年 2 月 15 日，席澄源离开都灵前往罗马，在耶稣玛利亚修道院（Convento di Gesù e Maria al Corso）等待被派遣至亚洲的任务。此时，被派往北京的传教士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通过澳门的传信部教务代办 (或当家)，要求教廷派遣两名传教士到中国皇都宫廷工作。为此，传信部在 1735 年 8 月 16 日举行中国和东印度特别会议（Congregazione Particolare dell’Indie Orientali e Cina），决定发布一条寻找合适候选人的命令，跣足奥思定会的教务代办名为 Fr. Ildefonso da Santa Maria 响应了号召，并派遣席澄源和其他三位会员赴中国执行传教任务。这位教务代办描绘了席澄源年轻神父的光辉形象：席澄源，皮埃蒙特人，神父，年约 24 岁，文学造诣极深，受训制作键盘乐器（拨弦古钢琴）、地球仪、钟表，可制作任何工艺品，例如微型画和搪瓷制品。（“P. Sigismondo di S. Nicola, piemontese, sacerdote, d'anni 24 incirca, ottimo in letteratura e perfetto in far cembali, mappamondi, orologi, ed applicabile ad ogni opera manuale, e minia e smalta”; 传信部档案（Archivio Storico della Congregazione per l’Evangelizzazione dei Popoli o ‘de Propaganda Fide’, 罗马）, *Scritture riferite nei Congressi*（*SC*）, *Indie Orientali e Cina*, vol. 21 (1733—1736), f. 675; 参见 Margiotti, “Il P. Sigismondo Meinardi e la messa in cinese”, p. 33）。他在 1767 年 12 月 29 日去世于北京。

了密集的宫廷网络关系，留下的资料应当深入考察[①]。在《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中，席澄源的好友、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 在 1754 年给法国同事写的信里，提到了对席澄源较为少见却十分有趣的旁证：

> 为了得到（乾隆皇帝）的欢心，传信部的席澄源神父开始制作……一个自动机械，外观必须是一个人形，且需要像一个正常人的样子走路。如果神父能够成功——由于他对这种工作的技能和天分，成功将指日可待——皇帝会命令将其他跟人体相关功能赋予这个机械人。皇帝会告诉他："你可以让它走路，现在让它说话！"[②]

钱德明开的这个玩笑仅指出席澄源在清廷中担任一个职业角色，但作为一个疲惫不堪的钟表匠的角色（接下来我会详述确实如此）只是他日常工作中的一个方面。席澄源担任着华北传教两个教区（山东、山西—甘肃）教务副代办[③]，而此类宗教性质的工作是有悖于清朝禁教政策的。他是传信部北京的联络和情报专员，负责与在澳门的财政官员保持书信往来，并直接向

① 有关中国学者近期对席澄源的研究，参见郭福祥"清宫造办处里的西洋钟表匠师"，《故宫学刊》2012.1，页 187—190；郭福祥，《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页 215—218。在二十世纪的研究中，仅有少数的出版成果（以意大利语为主）提及了席澄源在北京的活动，以及他作为传信部北中国教务副代办的特殊地位。他给家人或在皮埃蒙特都灵附近修道院的上级管理者写的 75 封信件已经被他的教会以限量版发行：Sigismondo Meinardi, *Epistolario*. *Parte prima. Lettere originali inviate a Torino,* Roma: Edizioni di 'Vinculum' - Rivista interna dello Studentato Teologico di Gesù e Maria dei PP. Agostiniani Scalzi, 1964. 他的其他信件仍保存在档案馆未能出版。目前我已经收集了由 271 封意大利语写成的席澄源的亲笔信，大部分保存在传信部的档案当中。对于此批资料的参考文献，参见 Josef Metzler, "Das Archiv der Missionsprokur der Sacra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in Canton, Macao und Hong Kong", 于 *La conoscenza dell'Asia e dell'Africa in Italia nei secoli XVIII e XIX*, Napol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1985, pp. 75-139. 目前远东教务代办处的资料在整理中，不对外开放。除了这批意大利文的资料外，也有一些中文资料，上面直接使用他的中文名"席澄源（元）"。例如，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 8 篇清宫造办处的档册中，记载了清廷对造办处相关人员（例如负责修造钟表的如意馆）的谕令，命"西洋人"席澄源参与自动机械的设计、修理钟表以及准备草图。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2003，第 4 卷。

② M. Louis Aimé-Martin 编，*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et l'Amérique, avec quelques relations nouvelles des missions, et des notes géographiques et historiques*, Paris: Paul Daffis Libraire-Éditeur, 1875-1877, vol. 3, p. 56。

③ 在十八世纪中文资料中"Procurator"一词被翻译成"罗马当家"。刘国鹏在新近的研究中将此词称为现代汉语"远东教务代办"，参见其文章"梵蒂冈原传信部历史档案馆所藏 1622—1938 年间有关中国天主教会文献索引钩沉"，《世界宗教研究》，2013 年 5 期，pp. 100-113。本文采取刘国鹏之说，将席澄源所担任之职译为"教务副代办"。

罗马教廷报告。当然，他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主教神父，穿梭于海淀地区圆明园附近的教堂，以及西直门内的教堂，甚至到距离京师往返需要一两天路程的村落，去听教徒告罪并举行弥撒。同时，席澄源也担任过管家、建筑师、砖瓦匠以及技工的角色。除了在制作新的机械或钟表时不时地面见皇上之外，为了支撑以上的复杂社会身份，他还培育了与皇子、宫内大臣、太监以及京师平民在内的广泛而多样的交际网络。在 1763 年写给他兄弟的信件中，他不无讽刺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多重任务”的身份：

> 我的日常的职责活动，那就是，从事一场连续不断的闹剧。
>
> 首先，我承担起传教士的职责，然后，我在皇宫服务于皇帝。一离开皇宫，角色又变，我必须听教众告罪，为有病的人举行圣事。还有新的篇章：对付异教徒，反驳他们的学说，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原则。总的来说，时间过得如此之快，我经常需要等到傍晚才能吃上点东西。这样，我每天经常只吃一餐，正如我好几年如此度过的那样。有的时候我的肚子要饿上 40 小时以上，但这并不使我烦恼，因为这种方式总是有所善终，或者至少是做有益于天主的事情。①

席澄源忙碌的生活最终为他敲响了丧钟，折损了他的寿命。“制造逸乐”这件事本身已然压力非常，且受到来自皇帝本人持续的监督更让情况雪上加霜。就如耶稣会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在 1743 年所观察到：“皇帝前来御览我们的工作，几乎天天如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

① Meinardi, *Epistolario*, 信札 61, 1763 年 7 月 26 日 , p. 87；同上，信札 70，1765 年 9 月 29 日， p. 96，其中也有类似的表达：“我所过的生活荒唐透顶，我看起来是一个在每一场戏中变化角色的喜剧演员”。

能旷工”[①] 。传教士们经常对这种超负荷工作怨声载道，但除了被剥削之外，还有其他原因使他们感到忧心忡忡，主要是因为传教士们本该投入到传道上的大部分的时间都被皇帝和臣属的工作占据。他们的信中经常反映出被迫忽略传教目标而承受的痛苦悔恨之情。传教士们一直将传教作为远渡中国的最高目标。能够服从于宗教教义、为了天主的荣耀而工作，通常成为传教士们在宫廷中履行日常工作时能够接受的唯一要义。换言之，传教士的内心对自己制作的逸乐之物有一种道德上的反感——钟表、自动机械、八音盒、绘画、细密画和建筑构件，是为异教徒的皇帝和他的宫廷而制造，用于世俗的、甚至非道德的活动之中，通常包括取悦妃嫔、人际交游、宴请招待、戏剧戏曲，甚至还能用在非天主教信仰的仪式当中（例如乾隆佛教密宗的肖像画，一部分受到传教士的协助而成）。然而，除了经常抱怨为了取悦皇帝和精英而不得不参与到“异教徒”的活动当中，传教士们也承认，他们必须“为

① 参见 *A Letter from F. Attiret, a French Missionary, now employ'd by that Emperor to Paint the Apartments in those Gardens, to his Friend at Pari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Sir Harry Beaumont*, London: R. Dodsley in Pallmall, 1752, p. 46 （译自《耶稣会士中国书信集》1749 年的法文版）。王致诚的信清晰地表明了传教士与清帝之间复杂的关系：一方面，传教士对长时间的工作连连抱怨，但同时也为能在皇宫内苑随处行走而沾沾自喜：“我没有休息时间，我现在给你写信的时间是从休息时间里挤出来的 …… 现在这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上，所有的快乐都为他一人而造。这个辉煌的地方（圆明园）除了对他、他的嫔妃和太监开放之外，其余人等所见甚少。皇子和其他朝臣除上朝议政处之外，很少有机会来园林深处。因为钟表匠师和画师所拥有的技能允许他们进入任何禁地，所以除了他们以外，其他的欧洲人从未有机会迈入这堵围墙。我们经常被派去绘画的地方，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这些小宫殿其中之一，在那里皇帝前来御览我们的工作，几乎天天如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能旷工。除非我们绘画的对象无法前来，否则我们不能迈出这座宫殿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在大批太监的护送下送至彼处绘画。我们需要行动迅速、来去无声、行事低调，就好像我们在做什么坏事似的。就这样，我进入和观赏了美丽的园林和所有的殿堂 ”。关于王致诚，参见 Henri Bernard-Maître, “Le frère Attiret au service de K’ien-long (1739-1768): Sa première biographie par le P. Amiot, réédité avec notes explicatives et commentaires historiques par Henri Bernard, S.J.”, *Bulletin de l’Université de l’Aurore*, série III (1943), 4.1, pp. 30-82; 4.2, pp. 435-474。

了天主的荣耀接受做任何事情……要永远……保持弱点不被别人利用”①。换句话说，宫廷逸乐的世界将传教士的宗教规则和道德判断排除于外。举例来说，神职人员一般不允许观看世俗戏剧和喜剧，然而当皇帝邀请他们时候，他们却无权拒绝。在 1738 年，郎世宁病中初愈，乾隆帝因心爱的画师康复而欣喜不已，皇帝召见他观看内廷演戏。传信部传教士德理格曾在南堂众耶稣会士面前，挖苦讽刺这次邀请，他说：“我很高兴郎世宁被皇上召见，并演出了四个小时的滑稽剧”②。德理格是教皇专门派去中国的传教士，也是耶稣会的批评者，他的评论侧面地指出了郎世宁在勉强“屈从”的情况下违背了宗教规定。另一个严重问题是对圣日的尊重：耶稣会士经常因礼拜天还进入宫廷履行职责而饱受诟病。1766 年郎世宁去世后，艾启蒙（Ignaz Sichelbarth SJ, 1708—1780）被给予官阶并作为主要西方宫廷画师接替其位，席澄源评论称这位耶稣会士对于新的地位没有给予任何“宗教阻力”，不像其他在内廷工作的神父，“这位清朝的官吏神父每天都进入宫廷，甚至在最为神圣的圣诞节也一样。这表明了（对他而言）宗教义务不需要被不折不扣地尊重”。面对这种背叛行为的质问，艾启蒙辩称“他必须做任何能取悦皇上的事，以此来表达他对得到的官位的感激之情”③。

---

① 另一个证明传教士具有此种态度的证据来自于耶稣会士钱德明（席澄源的好友）在 1754 年给法国同事的信中，*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Paris: Pantheon, 1877, vol. IV, W. Devine 将其译为英文于 *The Four Churches of Peking*, London - Tientsin: Burns, Oates & Washbourne Ltd., 1930, pp. 17-18：“为了天主的荣耀来到中国，一个人必须准备好牺牲一切，无所不为。在欧洲抱有异想天开念头、想要按照那时取悦自己的方式工作的艺术家们，应该来到北京并呆上一段时间。在北京宫廷几个月的见习期之后，他们的奇思妙想将会被全部摧毁。自从传教士来到这里，没人比当今皇上（乾隆）更能通过他们的服务攫取到更多的利益，也没有人如此严厉地对待他们，或者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剧烈相悖地颁布了摧毁性的律法规定。……这位皇帝的口味变化无常，他曾经全身心的喜爱音乐和喷泉，而今天他又对机械和建筑情有独钟。除了绘画以外，他的喜好和偏爱鲜有不变。对他而言，同样的异想天开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必须永远保护自己不处于劣势。”钱德明另一封著名的信描写了耶稣会士王致诚的经历，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此封信被 Deborah Sommer 翻译成英文“A Letter from a Jesuit Painter in Qianlong’s Court at Chengde”, 于 James A. Millward,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and Philippe Foret 编 ,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pp. 171-184。关于郎世宁为乾隆所画的佛装像，参见 Patricia Ann Berger,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p. 55。

② 传信部档案 , *Scritture originali della Congregazione Particolare dell’Indie Orientali e Cina* (*SOCP*), vol. 42 (1739), Serafino 寄给远东教务代办闵明我（Arcangelo Miralta）信件的复制本 , 1738 年 9 月 26 日 , f. 62r: “… [Pedrini disse] con atto irrisorio ‘mi rallegro che Castiglioni [sic] sia stato ammesso all’udienza dell’Imperatore e regallato [sic] con quattro ore di comedia’”。

③ 传信部档案 , *SOCP*, vol. 55 (1765-69), 席澄源发给罗马传信部信札，1767 年 10 月 20 日 , f. 634v。

席澄源表示，恰恰相反，他和其他北京的神父仍保持将星期日作为圣日，并努力将这一天用于在自己的社区履行宗教职责。然而，事实上，席澄源自己向来是不失时机地去讨好他的主顾，因为以此可以获取重要人脉，以保护传教团，并支持其经济运转。席澄源的信件揭开了欧洲人在北京及其腹地的经济生活的诸方面，包括房地产交易和合同；政府的城市规划条例如何影响传教团的使命；食品、城市交通运输、邮寄、长途旅行的价格；劳动力成本（尤其是针对家佣、教员和建筑工人）；通货膨胀和外部因素对价格的影响（自然灾害、军事活动等等）。北京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要求有良好的中国语言和文化功底，而席澄源的汉语口语非常精进，因为他 24 岁即已抵京，并在口语上进步神速。语言的精通反过来使他在与不同关系网的沟通中左右逢源，这些关键的关系网既包括北京的天主教群体，也包括朝廷及其随行人员。但语言上的优势并不足以保护其传教团，制作奢侈物件的专业技能无疑成为席澄源与朝廷和官场协商的关键通货。

席澄源的例子显得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他不是一个身居钦天监要职的博学的耶稣会神父，而是一个人微言轻的钟表匠人。在耶稣会，事实上，这样机械类的职位是保留给助理修士们（即居于从属地位的耶稣会成员，因为他们只发“世俗助理”愿）。例如，郎世宁即是耶稣会助理修士。然而，尽管他在耶稣会的层级中居于从属地位，郎世宁凭借其专业技能，取得了在乾隆朝廷的显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逸乐”也帮助重塑耶稣会内部权力的层级架构。按照耶稣会的内部规则，郎世宁对于耶稣会而言始终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教友（我们很少有出自这位意大利助理修士的珍贵信件，因为一般而言由他的上级同事与耶稣会中央机构取得联系），然而，他与皇帝的亲密关系让他成为在北京欧洲人中的风云人物。

受耶稣会运用精湛的技术成功获得青睐的经验启发，并依照其在中国的传教士给出的建议，罗马传信部根据手工技艺挑选向清廷派遣的传教士。例如，席澄源和他的上级张纯一[①]，他们二人被派遣到北京，以便“易于接触朝廷，亦为我们的（传信部）传教士重启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像耶稣会士一样），从而在那里更好地建立我们的传教团”[②]。 自从传教士出现在北京，他们的工具属性对罗马教廷和传教士自身而言，彼此都是心知肚明的。尽管

① Serafino da San Giovanni Battista, OAD,（1692-1742），米兰人，中国名或译为张中一。

② 参见 “Memorie ed ordini della S. Congregazione de Propaganda Fide per il P. Arcangelo Miralta amministratore della procura delle missioni in Cina”, 1736 年 10 月 3 日 , 参见传信部档案 , *Lettere della Sacra Congregazione*, vol. 145 (1736-1738), ff. 98-123, num. 11; 罗马传信部给德理格的信 , 1736 年 10 月 3 日 , 同上， ff. 93-97。有关 Serafino 的传记记录，参见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编著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rill, 2001, p. 341。

席澄源地位卑微，但他能够默默地凭借其技艺来建立有利于传教团的关系网络。通过对其在北京所结交的人脉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席澄源手工技艺的价值所在，以及奢侈物品如何用以作为连接皇帝、贵族、官员、太监，甚至间接地联系后宫妇人的社会资本。

席澄源之北京汉人—满人—欧洲人社交网研究

与乾隆皇帝的交往

皇帝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至高无上，能够面见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皇帝对工匠和艺术家的满意程度，直接影响到他们与皇帝见面的机会。有时，这些“会面”由太监或内务府各个作坊的雇员和监工来代替，他们会传达皇帝对物件制作的规格，并且反馈皇帝对所制作物件的满意度，通常以文书和设计 / 图表（包括我上面提及的档案）的方式记录，但更多的是通过口头传递。所以除了我们发现的信件之外，已经无从考证[①]。

席澄源抵京不久即被引荐至朝廷。尽管他从事细密画的同伴张纯一已正式被宣至宫中入职，席澄源却并未被招收，并且他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海淀的传信部宅邸，只是偶尔给朝廷制作或者维修乐器[②]。从 1741 年他才开始向朝廷提供较多的服务；1742 年，席澄源被正式招募为皇家乐师，专门制作各类乐器（小提琴、长笛、击弦古钢琴、喇叭）；自 1749 年始，他几乎不得不每日辗转于各皇家作坊提供服务。席澄源主要负责制作和维修乐器和钟表，以及制作新奇的机械人和自动音乐盒。笔者在下文提供对几个物件的描述，可以一窥席澄源所制作的复杂装置的面貌：

> （1741 年）我制作了一个小风琴，三掌高二掌宽，带有风箱和圆筒，均藏于由巴西珍贵木材和黄杨制成的音盒内，这样，除音盒和二十根管外，从外面看不到任何东西。在（风琴音箱）里面，也有放置了我制作的小铃

① 参见例如 *Epistolario*，日期为 1738 年的第 12 号信件，1738 年 11 月 14 日，p. 12: “皇帝说他想要一个可藏在鞑靼人使用的 5 手掌长的小麻袋中的击弦古钢琴，并能够自动演奏。我做了一个设计，并提交给了皇帝，他很喜欢它，所以一个大太监被指派前来采购所需的全部零件和小工”。

② 两人于 1737 年 7 月 20 日抵达澳门，他们在澳门逗留 6 个月，等待朝廷的进京许可。1738 年 1 月 12 日赴京，同耶稣会教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和 任重道（Giacomo Antonini）一道沿水路，最终于 1738 年 4 月 8 日抵京。这些跣足奥思定会教士在德理格购置于北京西直门的传信部所内居住了 4 个月，期间由于与德理格交恶，他们于同年 7 月 31 日移居圆明园附近的海淀，席澄源在此住宅一直居住到 1747 年。

铛；（风琴）自动击打风箱，使圆筒转动，演奏三首中国曲目。在其顶部，在张纯一神父的帮助下，我做了一个鸭子一样大小的公鸡，而每个曲目结束时，公鸡会起立，扇动翅膀，鸣唱“喔喔喔”。①

1743 年 2 月底，席澄源向皇帝进献了“一个插有人造鲜花和枝条的花瓶，枝条上悬挂一种中国式的声音圆润低沉的乐板，有锤子自动击打它；在花瓶内有一些小铃铛，演奏两首中国歌曲；整个物件有一英尺半，厚度低于一英寸”②。1752 年他描述了其他几个自动机械装置：

我做了一个五尺高的小欧洲剧场，中间有一个喷泉，并显示了十二个小时的标示。像小鸟一样大的木鸭跳入水中，开始游泳，并且用它的喙指示小时。从舞台的侧面，十个只有手掌高的小雕像突显而出，每人一手持铃铛，另一只手执一小锤，整点时互击乐器，演奏中国乐曲。另一个装置为一个四尺高的经装扮的雕塑，通过藏在腹部内的机关可移动胳膊和手，并演奏四首曲子（两首欧洲曲目，两首中国曲目），雕塑用手中的小锤击打悬置于一张桌子上方的两排共 16 只铃铛（每排 8 只）。他的眼睛可以运动，而他的头部与音乐节奏保持同步。另外一台装置是两个小雕像在用欧洲方式对弈。最后一个装置，我已经差不多完成了，由两个站在一块石头上的公鸡组成。它们靠近一棵石榴，果实打开可以看到当前的小时和分钟。整点时，大公鸡站起来，昂首展翅，引吭高歌，歌唱的遍数与小时数一致。小公鸡每逢一刻钟做同样的动作。③ [彩版 XI，图十七；彩版 XII，图十八]

在同一封信中，席澄源如是描述其与乾隆的互动：“这个帝王已有让我给他制作装置供其娱乐的习惯…因此，每天（瞻礼日和星期天除外）我都要进宫（圆明园）指导工匠做工，这些工匠应有尽有，皆听从我的指挥。……皇帝料理完政务，几乎每天会立即赶赴我和三位耶稣会画师所工作的场所。太监会首先通报皇帝驾到，其他工匠回避，只留下我们（欧洲人）和太监在场”④。“一旦（他）理完国事”，这无疑是皇帝的休闲时刻，即皇帝终于可以摆弄他的“玩意儿”并沉浸在艺术追求的闲暇时间。乾隆的日程常常从一早（清朝皇帝 5 点起床）就充斥着各种政务活动，直到下午 3 点才用午膳。午膳过后皇帝才能花时间享受绘画、书法、作诗和鉴赏收藏乐趣。造访手工

① *Epistolario*, 信札 18, 1741 年 11 月 1 日 , pp. 23-24。
② *Epistolario*, 信札 20,1743 年 10 月 15 日 , pp. 30-31。
③ *Epistolario*, 信札 40, 1752 年 11 月 24 日 , pp. 53-54。
④ 同上 , p. 53。

图十七　彩漆描金阁楼式自开门群仙祝寿钟，清宫做钟处，清乾隆，高185厘米，宽102厘米，厚7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此钟在1743—1749年间由皇家作坊所制，正与席澄源供职于宫廷的时间段吻合，实物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参见郭福祥：《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238页。

图十八　此件嵌有钟表的自动机械为18世纪时内务府所制，与席澄源在书信中所描述制作于北京的部分自动机械钟表相类似，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参见《日升月恒：故宫珍藏钟表文物/澳门艺术博物馆》，澳门：澳门艺术博物馆，2004年，第263页。

作坊符合上述例行程序[①]。我们知晓皇帝是如何巧妙地展现其艺术鉴赏家和赞助人的形象，特别是在公共场合，比如江南南巡、塞外围猎，或者是在承德召见各部落领袖的会议（他为此委任欧洲画家创作了庆典绘画）。但在皇帝结束一天工作后完全沉浸在逸乐时，这是一个更私人的休闲领域，他只与几个经挑选的艺术家和太监共享欢娱。这个私人领域是以皇帝为中心的隔绝逸乐生活，乾隆在紫禁城规划私密的静养宫殿时对此有过展望，最近修复的宁寿宫，即是供皇帝私人享用的创作空间，而不是作宏大宣传之用。席澄源以及其他欧洲艺术家和工匠参与皇帝主导的创造活动而获得与皇帝亲昵的机会，这赋予他们一种微妙的力量，能够直接深入到君主的“私人休闲空间”。王致诚不经意间流露（因为较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将会违背他关于谦逊的教条）他的职位蕴藏的潜在影响力，即便他在耶稣会中只是一个助理修士：“除了钟表匠和画家之外的所有欧洲人，没人曾越过这堵围墙。因为具有的专业技能，他们被允许进入任何地方……我穿越并饱览了整个美丽的花园；并且踏足过所有殿堂”。

席澄源的经历证实了这些传教士工匠的特权地位和影响力，源自与内廷建立的亲密关系，以及从皇家内部圈子得到的正面反馈。偶尔，传教士工匠能从太监处获悉，因主顾对他工作的满意，而获得了朋友般的礼遇：“皇帝在关外时，我制作了一个四尺高的雕像，它用放于方桌上的小铃铛演奏中国和欧洲的各两首曲子。皇帝一看见就非常喜欢它，翌日，他命令我把它运到他的寝宫，这样他就可以向嫔妃展示。我将其运送到皇帝指定的地点。太监后来告诉我，皇帝为此直到子夜仍兴致勃勃”[②]。[彩版 XIII，图十九]

基于对逸乐的追求，这种共生关系随之而来的是皇家的宽待，正如传教士在 1742 年观察到的：“皇帝不认可（天主教），但容忍（它），因为他很享受我们欧洲人在北京为他制作的物件”[③]。十年后，据席澄源观察，其他欧洲人制作的绘画以及他做的“小玩意儿……或多或少迫使皇帝掩饰或者允许我们做我们决不放弃做的事情（即传教），除非我们将被处死或驱逐出境”[④]。“休闲”在此显然是一个交换区域，只要传教士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被认为是地位和品位非凡的标志，那么即可以获得那些十分鲜见的特权。

与乾隆皇帝建立直接关系显然是极为重要的：“由于他每天跟我们交谈，那些敌视圣经（天主教）的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有人发动对我们的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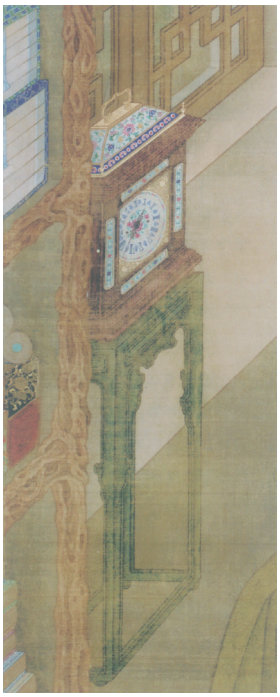
① 有关乾隆的一日安排，参见例如：Mark Elliott,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New York: Longman, 2009, pp. 23-25。

②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席澄源给远东教务代办 Francesco Maria Guglielmi 的信扎 , 1752 年 11 月 12 日 , f. 1r。

③ *Epistolario*, 信札 19, 1742 年 10 月 19 日 , p. 25。

④ *Epistolario*, 信札 39, 1752 年 11 月 24 日 , p. 52。

图十九　《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之“捻珠观猫”



钟表细部图（转引自郭福祥：《时间的历史映像：中国钟表史论集》，北京：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119页）

皇帝会将施加给我们的所有指控置若罔闻。这是我们努力的结果，在宫里履职的五个欧洲传教士对其他传教士也出手相助”[①]。席澄源承认，即使乾隆帝意识到传教士的内部冲突及其欧洲的事端（诸如欧洲耶稣会过去动荡的几年），但他仍倾向于秘而不宣：“皇帝明察秋毫，但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从来没有表现出知晓任何事情，无论是有关耶稣会还是我的”[②]。

乾隆帝还担心欧洲能工巧匠能否不断流入北京，并要求传教士和广东的官吏向他禀报进献宫廷的新来的艺术家。1766 年某夜，法国耶稣会自动机械和钟表匠人杨自新（Gilles Thébault, 1703—1766）助理修士因煤炉烟气中毒猝死，闻悉此事后，乾隆在宫中的作坊内召见了席澄源，同他做了关于损失一个宝贵匠师的长谈。乾隆帝告知席澄源，他是宫中现存唯一的钟表制作人和机械师。皇帝鼓励席澄源为宫里征召一个新人，而席澄源抓住了这个机会，向皇帝推荐了属于传信部传教团体的跣足加尔默罗会神父李衡良（Arcangelo di Sant’ Anna），即使他并不完全能够胜任[③]。然而乾隆帝欣然准许，并指出在席澄源的训练下，李衡良会掌握所需的技艺[④]。皇帝关心为他制作奢侈物品艺人的健康，郎世宁即是最典型的例证，但并非唯一例子。比如，在 1766 年，当皇帝得知席澄源身体有恙在家的消息后，曾几次三番差人询问神父的健康状况，“对中国臣民而言是极大的荣耀”，席澄源给远在都灵的兄弟的信中平淡地写到，“但对我并不适用，只要（皇帝）保持安静并且不骚扰我们传教”[⑤]。由于乾隆帝对逸乐追求而产生对特定物品的“需求”，使得保持能工巧匠源源不断进京的渠道成为必要，特别是在朝廷培养的中国匠人无法取而代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旦这种对特定产品和匠人的“需要”出现，它就变得难以抑制（只要皇帝保持着兴趣或者心血来潮的爱好）。这便为权力的不对称状态创造了将权势移向技艺劳动的提供者的可能性。

---

① *Epistolario*, 信札 46, 1755 年 11 月 1 日 , p. 65。

② *Epistolario*, 信札 61, 17637 月 26 日 , p. 87。

③ Arcangelo Maria Bellotti di S. Anna OCD (1729-1784；中文名李衡良或李恒良)，是意大利米兰人，他自 1762 年至去世一直寓居北京。他仅在宫里工作到 1773 年即被解职，主要是因为他工作效率不高，并且与养心殿的官员产生摩擦。我目前正在单独研究他。其个人档案可参见：Fortunato Margiotti, “La Confraternita del Carmine in Cina (1728-1838)”, *Ephemerides Carmeliticae* 14.1 (1963), p. 112, note 65; 参见 Ambrosius Hofmeister, *Nomenclator Missionariorum Ordinis Carmelitarum Discalceatorum*, Roma, 1944, p. 51。

④ 传信部档案，Procura, sc. 15, 1766 年 6 月 3 日席澄源致远东教务代办 Emiliano Palladini 的信函，f. 1v: “ 皇帝在新年伊始前往我们工作的殿堂，就（1766 年 1 月钟表工匠杨自新的突然离世）跟我谈了很长时间，并且他说，我目前是孑然一身，询问是否能从别的教堂找到跟我作陪的人。”

⑤ *Epistolario*, 信札 71,1766 年 10 月 4 日 , p. 98。

一次，乾隆帝的恩惠直接帮助了席澄源完成一个新的建筑计划。1753 年，在葡萄牙大使访问朝廷之际，席澄源正在对小小的西堂进行维修和扩建，这一举动并未获得官方的许可并且遭受到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反对。这座教堂位于皇家列队通往圆明园的路线上。［彩版 XIV，图二十］如下文记载，席澄源有效地利用了当时良好的政治时机和他作为皇家工匠的声望：

> 皇帝对即将到来的（葡萄牙）大使的访问龙颜大悦，对我们这些（朝廷里的）欧洲人也非常满意。特别是，他对我（为他）制作的物件十分满意，因此，如果有需要，我每天都有机会跟他交谈。因此我鼓起勇气启动了这个建筑工程。无论是其他欧洲人还是中国天主徒对我未经批准在皇帝每次经过的公共场所大兴土木之举感到惊讶。然而，出于对天主的笃信，并鉴于遇到反对时仍有时机向皇帝进言，我决定义无反顾地去做。刚开始动工时，恰巧皇帝（从圆明园）回宫路过此处，他问随从前方是何工项，因为他并不知道那里以前有过一所教堂。列队中为首的官吏禀报说，那是一些欧洲人的居所。皇帝派人询问谁住在这里，所建何物。我预见到这迟早会发生，所以我差遣两仆人立于门前，随时准备应答。我事先已交代他们作何答复。仆人回话说是我住在这里，此处曾是一座老教堂，由于它过于低矮并年久失修，因此我正在对其进行重建。回禀给皇帝后，他笑道：“他希望在大使到达前完成，但已经来不及了”。三天后皇帝复经此地，看到古老的木制横梁后说道：“它是一个十字形状的教堂，有古老的木制横梁[①]”。感谢天主，教堂重建完毕，未遇任何阻力。其他（耶稣会）教堂的修复皆不可与之同日而语，这一事件已公诸于众。[②]

在这里，皇帝对席澄源显示了家长式的宽容态度，表明同君主的亲近可以产生同情，并有助于弱化权力的不对称。乾隆帝的保护对席澄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朝臣们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反对传教士的活动需要适可而止。

然而，皇帝作为品位仲裁者的功能，也产生另外一个后果：通过收藏和委托制作，皇帝使得西方奢侈物品成为时尚，他促进了一股崇尚欧洲新奇事物的热潮，蔓延到朝廷上层人群中。如下文所述，这种现象最终将被诸如

---

① 此处皇帝所指应为建筑的形状，因为教堂确实通常为十字形的。

② 参见：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1753 年 8 月 10 日席澄源致 Guglielmi 的信函，f. 2r。同一故事也可参见：*Epistolario*, 信札 40, 1753 年 11 月 10 日 , p. 54。又参见阎宗临 ,《中西交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173-177，“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包括 1753 年 10 月 28 日谷若望神父（Giobatta Ku，直隶顺天人，马国贤的弟子，1701-1763）的口述白话报告，原文于传信部档案 , *SOCP*, vol. 50 (1755-1756), f. 220r；另件于传信部档案，*SC*, *Indie Orientali e Cina*, vol. 27 (1751-1753), f. 379r。

席澄源这样的人所利用，他们的技艺不但在皇家宫殿奉为圭臬，还进受到皇室成员和其他朝臣的青睐。似乎通过创造对美的共鸣和欲望，抑或是，对逸乐的追求以及与这些追求相关联的事物，比其他方式更能有效地使权力不对称发生逆转。

皇室成员

席澄源遇见过几位皇室成员（即乾隆皇帝的叔伯、兄弟和孩子）。其中，他同一些王族保持持续的交往并与他们交换奢侈物品；而同另外一些贵胄只是偶然碰面。1739 年，席澄源居住在临近圆明园的传信部居所，康熙皇帝第十六子胤禄（1695—1767）曾经造访过他两次[①]。胤禄通晓数学和音乐（系传教士德理格所授），受雍正帝指派接替业已失宠的皇兄胤祉汇编一些音乐典籍。席澄源两年前抵京时，曾标榜自己是风琴制作人，谢绝像耶稣会希望的那样以钟表匠名义被雇佣。胤禄想必是因对席澄源的音乐技艺发生兴趣而去造访他。其中有一次的造访，他在席澄源家里长谈了 3 个小时，询问有关天主教的相关事宜。然而，胤禄后来变得对传教士充满敌意，并未向他们提供任何庇护[②]。皇帝的另一个皇叔、康熙第二十三子胤祁（1713—1785），也造访那些传信部神父，向他们提供礼物（包括丝带）作为部分报酬，而换取传教士张纯一的画作。然而，正如席澄源不露声色地观察到：“在北京，礼品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对获赠物品的补偿”[③]。胤祁此后与席澄源相熟，并且数次在其信中被提及。比如，1743 年，胤祁王爷赠给席澄源两卷绸缎，可能用来交换一些钟表机械。次年，王爷急切地向席澄源打探有关一个奥思定会的朋友元老 Uslenghi 从意大利寄送给他的几件物品的消息[④]。1744 年，胤祁向耶稣会来访者戴进贤斡旋，确保席澄源所推荐的从澳门进入北京的新来的教士那永福（Giuseppe Maria di Santa Teresa Pruggmayer, OCD, 1713—

① 爱新觉罗 • 胤禄是少有的几个深得雍正帝信任的兄弟之一，关于他一生的记录，可参见：Arthur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43, pp. 925-26。

② *Epistolario*, 信札 15, 1739 年 10 月 20 日 , pp. 17-18。

③ 传信部档案，Procura, sc. 15, 席澄源致 Miralta 的信函 , 1740 年 7 月 8 日 , f. 1r。

④ 席澄源提及了从意大利寄送过来的物品清单，部分是给胤祁王爷的，不幸的是该清单已遗失；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1744 年 5 月 12 日席澄源致 Miralta 的信函，f. 2r。该“元老 Uslenghi”应是 Carlo Uslenghi，即罗马传信部秘书，也是著名的 Accademia dell'Arcadia（亚凯迪亚的学院）成员之一；参见：Josef Metzler, *Sacrae Congregationis de Propaganda Fide Memoria Rerum. 350 Years in the Service of the Missions, 1622-1972*, vol. 2 (1700-1815), Roma - Freiburg - Wien: Herder, 1971-1976, pp. 35 and 75; Michel Giuseppe Morei, *Memorie istoriche dell'adunanza degli arcadi*, Stamperia Rossi, Roma, 1761, p. 97。

1791）合法地成为朝廷艺匠中的一员。结果表明他并不能胜任宫廷艺术家的职位，却单纯依靠体制规则以及在朝廷任职的教友的庇护，得以在北京以传教士的身份居住了几十年[①]。

在乾隆帝的兄弟中，席澄源与弘昼（1712—1770）接触最密，他是雍正的第五子，也是当时最富有的皇子之一。1740 年，弘昼请求用数卷丝绸向张纯一神父交换几幅欧洲风景画，席澄源认为这是弘昼“与该传信部神父之间的友谊肇始”。此后，弘昼王爷让席澄源制作一个“自动演奏的小风琴”，并遣送了工匠和材料来协助他[②]。当王爷看到席澄源为皇帝制作的自动钟表后，为仿效兄长的威严，他“自己想得到一个相同的钟表。我制作了一个给他，但他也遣送了工匠和材料，赠予我三匹锦缎。然而我并未在给他的钟表中加入公鸡的鸣叫声”[③]。也许，复制一个专门为皇帝定制的物品会给传教士带来麻烦。这也似乎暗示，仿效皇帝的品位是朝廷权贵的行为准则，并且，“逸乐”确实是具有社会权力等级的一个领域。传教士们也较留意礼仪性赠品：1743 年，席澄源为弘昼祝寿，向他赠送了“一个模拟自然山石的底座，上方立有会打鸣的公鸡。王爷很喜欢它，并且回赠给我一匹锦缎。然而，锦缎的价值尚不及我为之开销的一半。其他三个教堂的耶稣会士也向王爷进献了礼品，但是他们并未得到任何回赠之物”[④] 。也许，席澄源这里是暗示，他高超的手工技艺比这些耶稣会士无论多么奢华的礼品都更能取悦于皇家权贵。

在 1755 年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的另一个王族十有八九是果亲王弘瞻（1733—1765），他是雍正第六子。［彩版 XV，图二十一］虽然时年仅 22 岁，弘瞻自 1752 年起已任内务府造办处总管，其时正处于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的主要施工阶段。在信中席澄源写到：“皇帝的弟弟几次向我提出希望派两人到教堂跟我学艺”[⑤]。这似乎讲得通，因为弘瞻很可能试图让中国年轻人去学习西洋人的技艺，以供造办处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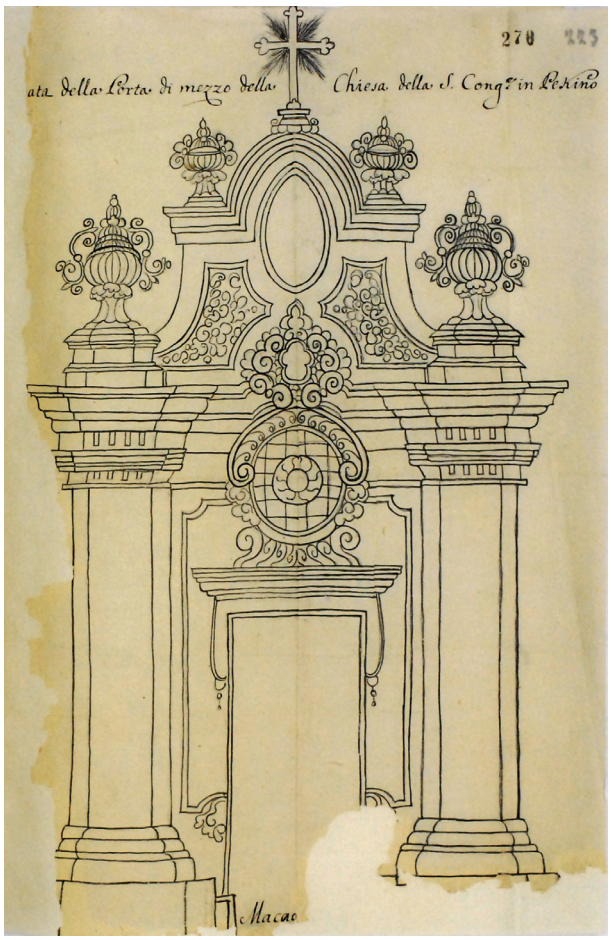
①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sc. 15, 1744 年 10 月 11 日，席澄源致 Miralta 的信函，f. 1r。

②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sc. 15, 1740 年 7 月 8 日，席澄源致 Miralta 有关 Serafino 的信函；*Epistolario*, 信札 17, 1740 年 9 月关于小风琴的信函，p. 21。

③ *Epistolario*, 信札 18, 1741 年 11 月 1 日 , p. 24。

④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1742 年 12 月 26 日致席澄源 Miralta 的信函。

⑤ 关于弘瞻的传记性记录，参见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 919；参见 Jan Stuart 和 Evelyn S.Rawski 在其编著中关于美国赛克莱博物馆 (Sackler Gallery）所藏的一副弘瞻肖像画的探讨：*Worshiping the Ancestors: Chinese Commemorative Portrait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2001。在 *Epistolario*, 第 47 信函 , 1755 年 11 月 1 日 , p. 67，可能有关于弘瞻的记录。



图二十 天主教堂西堂的建筑，位于北京西直门附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不断扩建。参见Archivio Storico Congregazione per l'Evangelizzazione dei Popoli, o 'de Propaganda Fide', 罗马, *Scritture Originali della Congregazione Particolare per l'Indie Orientali e Cina* (SOCP), vol. 54 (1764), f. 270r, "Facciata della porta di mezzo della Chiesa della S. Congregazione in Pekino." 版权所有©Archivio Storico di Propaganda Fide.

朝廷以及京城官僚

如果说皇族与席澄源之间主要是非正式和友好的关系，那么其他官员跟他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有时，皇帝授权大臣来监管和控制传教士，以及为朝廷管理定制的奢侈品。清廷朝臣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却若即若离。一些官员（特别是管理内务府造办处的官员）因担心对这些欧洲工匠的管理不善而饱受指责，故而特意疏远传教士们，以避免危机的产生。

经常出现在席澄源早期信函中的一个名字是海大人（Hai Tajin），即满族官员海望（？—1755），乌雅氏，正黄旗人。海望生前多年担任内务府总管，官至内大臣兼户部尚书内务府总管。雍正末年（1735 年）他升任军机大臣，并留任 10 年之久[①]。席澄源与海望颇有私交，自 1724 年起海望任内务府总管起，朝廷奢侈物品的生产即归他管理。事实上，海望于 1748 年亲自选任席澄源为钟表制作官员[②]。在 18 世纪 40 年代，当席澄源开始在其信函中屡次提及他的名字时，海望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终日奔忙，在朝廷中是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并不是传教士的朋友，事实上他试图严格掌控他们，只不过他已经掌握如何管理洋人，以服务于皇帝。海望常接待包括席澄源在内的这些传教士，接受他们的奏折，并向皇帝传达他们的请求。

稍后，席澄源在信函中提到 Primo Ministro Conte Generalissimo Ne Cum，即讷公爷或讷亲公，即钮祜禄·讷亲。作为 18 世纪 40 年代军机大臣中的一员，讷亲对这些欧洲人相当敌视，反过来，他本人也为他们所不齿。席澄源曾这样讥笑道：“众人皆称他为‘小皇帝’，但是他却很快就日薄西山了”[③]。1747 年的一个事件似乎表明，席澄源的社交保护网再次发挥了魔力。一个欧洲神父在江西被捕，据其供述，他此前在北京曾是席澄源的座上客。秘密奏折传到礼部，随后讷亲亲自将本案召回军机处[④]。席澄源很快就听到了风声，这表明如果人脉强大，那么对他几无秘密可言。席澄源担心自己被传讯对质，不过他随即被召入宫中去维修一架风琴长达三日，讷亲并未打扰他。这次可疑的召入可能是皇帝或者某位得势的王爷有意为之，以免席

① 参见：钟鸣旦、杜鼎克、蒙曦主编，《法国国家图书馆明清天主教文献》, 台北：台北利氏学社，2009, 第 16 卷 , 页 432—433；参见钱实甫等编，《清代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 , 1980，第 1 卷 , 页 137。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北京：人民出版社 , 2005, 卷 16, 页 269—270, “ 自鸣钟 ”: 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七日 “ 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著内大臣海望查西洋人内有会做钟表的人，查来做钟表，钦此。于本月初十日司库白世秀查得西洋人席澄源到京时应会做风琴，今亦会做钟。缮写折片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转奏，奉旨：准在做钟处行走，钦此 ”。

③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1748 年 12 月 18 日，席澄源致 Paolino del Giesù (保璘) OAD 的信函 , f. 1r。

④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1747 年 6 月 14 日，席澄源致 Miralta 的信函，f. 1r。

图二十一　18世纪50年代皇子弘曕（1733—1765）带有欧式风格建筑背景的肖像画。照片由Arthur M. Sackler画廊提供，Smithsonian Institution，Washington, D.C，Purchase Smithsonian Collections Acquisition Program and partial gift of Richard G. Pritzlaff, S 1991.47.

图二十二　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肖像画，此画像由乾隆皇帝敕建，为安供于中南海紫光阁内所作。画师为金廷标与艾启蒙（Ignaz Sichelbarth SJ），此二人均来自制作珐琅器的宫廷作坊。肖像画由美国纽约的黄惠英(Dora Wong)收藏。此图片是转引自Valerie Steele and John S. Major，*China Chic: East meets West*，New Haven and London, 耶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插图13。在此，诚挚感谢Annette Bügener提供图片的复制件。

澄源陷于牢狱之灾，但是并无证据佐证。我感到，应该是席澄源的技艺再次挽救了他。

几年后，另一位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数次出现在席澄源的信函中。此人曾在本文开头几页已经出现过，即满洲镶黄旗人傅恒，他在 1749—1770 年间任首席军机大臣[①]。［彩版 XV，图二十二］傅恒经常雇佣欧洲人：1749 年，他让耶稣会画家利博明助理修士（Ferdinando Bonaventura Moggi, 1684—1761）每日到他的府邸绘画，而席澄源事实上则成为给他宅邸维修钟表的艺匠中的不二人选[②]。这位满洲显贵也经常从席澄源处索取或者收受礼物，包括钟表和上等烟土，这与 Beatrice Bartlett 描写的清廉孤傲的军机大臣形象有所抵牾[③]。这些关系的确产生了所希望的结果：傅恒利用其权势为传教士们谋得了福利。例如，1762 年，经过傅恒的斡旋，一些新来的传教士在朝堂上受到皇帝的接见，这是史无前例的。席澄源承认这种恩惠意义重大，但也看到其代价：“不可否认，军机大臣对我恩宠有加，但我却要尽心竭力地讨好他，而且从送给他的钟表中得到的回报并不能补偿我为之花费的劳力和努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④]。尽管他有怨言，但是进献给两位大臣和傅恒的礼物，尤其是钟表，再一次帮助席澄源躲避了城市规划的谕旨。依照当时的敕令，为使庆祝皇太后寿辰的仪仗队显得庄重威严，连接皇宫和圆明园的官道沿途附近的宅第门脸必须重新修缮，席澄源的房产也位列其中。然而，因被免于对其房产前端实施修缮，从而为席澄源节省了约一万两白银。

席澄源的信函中还提到其他一些友人，如来自养心殿的官吏、满洲贵族、诸多太监、数位九门提督、一位刑部尚书[⑤]，数位巡抚和总督，以及粤

① 傅恒作为总指挥在金川战役中取胜，在讷亲失势并被处斩后，他自 1749 年起成为首席军机处大臣，直至 1770 年，在该职位上稳坐 20 年之久。席澄源称呼他为“宰相”，即对总理的旧称。Bartlett 提到，一个近似的称谓“师相”，在 18 世纪 90 年代乾隆只对和珅使用过。然而，如席澄源所指出的，至少在首都，人们常将首席军机大臣称为“宰相”。

②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1749 年 7 月 26 日席澄源致 Miralta 的信函。

③ Bartlett, *Monarchs*, p. 185: “军机大臣据说通常会拒绝收受礼品，谢绝设盛宴款待宾客，或者同其他臣僚保持距离 —— 甚至因不予理睬受到失礼指责也在所不惜。这样他们可以保持洁身自好，而不涉入任何瓜葛”。

④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席澄源致 Palladini 的信函 , 1762 年 9 月 21 日，f. 1v.

⑤ *Epistolario*, 信札 55, 1759 年 11 月 25 日 , p. 80. 此人可能指满洲正白旗人鄂弥达 (1685—1761)，他于 1755—1761 年任刑部尚书。参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名权威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ttsquery?0:0:mctauac:NO%3DNO784。

海关监督[①]。为确认以上所有人的资料，尚须做更多的研究。然而有一个范式是明确的：他们都是席澄源的“朋友”，他经常用礼物取悦他们，并同他们保持通信。例如，在一封 1764 年的信函中提到，有几位总督，席澄源初识他们时还只是北京的职位较低的官员，不远千里来函，向他讨要烟叶：“湖广总督、陕西总督（巡抚？）、福建总督（巡抚？）、云南和四川大将军（Generalissimo）[②]……都是很好的朋友，我使他们依附（于我们），是因为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对我们大有裨益”。在同一封信中席澄源这样总结道：“不唯在中国，哪怕在欧洲和罗马也同样：两手空空，寸步难行”[③]。

结　论

“在这一掩护下，我们经营自己的事业”[④]。1741 年席澄源在给他远在都灵做律师的兄弟的信中如是写道。即：在机械艺术品的掩护下，我们完成了主要的使命——传播天主教。我在本文开始的标题中提出问题“是谁在利用谁？”。最近的观点是，清朝皇帝们是欧洲知识和艺术的受益人，他们精

① 席澄源的一个老朋友德魁，是主管欧洲工匠的内务府郎中。1766 年德魁被任命为新的粤海关监督；参见：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1766 年夏，席澄源自北京写给 Palladini 的信函，f. 1r：“因为我们在宫中一直打交道，我们之间有长达 16 年之久的友谊。在他被皇帝选任为派往广州的新职位时，我也在场。我立即向他表示祝贺，他表示如果我愿意，可以在广州帮助我。我告诉他我希望派两名他认识的仆役去广州代我和其他四位同仁取回薪俸，他建议他们（两人）与他同行，特别是当他听说这两人分别是他相识的 Agostino 和 Giacomo Pao 时。此外，为使我今后得到协助，他允许其中一个（仆人）留在他广州的衙门或者澳门附近，从而可以在那里享用免费食宿，替我打点生意、信函及其他事项。他还表示，（这些仆人）可以一年四次免费乘坐来京的船只。源于此，我指派他们与德魁同行，但自己承担他二人的生活费用”。关于德魁的生平信息参见“中研院”数据库：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cgi/ttsquery?0:0:mctauac:NO%3DNO8130。

② 【译者注：席澄源选用意大利语“vicerè”（英文 viceroy），在此统一译为“总督”。但此词不一定指代当时真正的总督官职，仅为称呼地方最高官员的宽泛用词 (总督或巡抚)。】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1764 年 3 月 4 日，席澄源自北京写给 Palladini 的信函，f. 1v； 笔者目前尚未确认他们的具体身份。

③ 传信部档案 , Procura, sc. 15, 1764 年 3 月 4 日，席澄源自北京写给 Palladini 的信函，f. 1v。

④ *Epistolario*, 信札 18，1741 年 11 月 1 日 , p. 24。

明而专横地控制那些忠诚的传教士的劳动力，使其为朝廷所用[①]。这一观点是取代旧的欧洲中心论假设的受欢迎的矫正。旧的“欧洲中心论”假设认为是欧洲传教士“影响”了中国及其王权。但是，与我们以往读到的保守的和以皇帝为中心的耶稣会通信不同，席澄源的通信揭示了：在现存权力结构以及皇帝利益的支配下，在北京的欧洲人确实有跟清廷协商的空间，以满足其日常所需以及保护其“核心事业”（即：北京及其腹地的天主教社区的宗教活动）免于受到朝廷的侵扰。这需要结合皇家的直接庇护和与其他次要人物建立的社交关系网来达成。在明显的非对称权力平衡中，完全作为追求逸乐元素的奢侈物件和商品，事实上成为利益分歧与权力之间谈判的通货。清朝法律和禁令的作用因奢侈物品而弱化，并且创造了皇帝能够容忍的、有利于传教士及其社区的特殊安排[②]。明显无伤大雅和政治无涉性质的手工技艺，以及具有商品交换性质的“礼尚往来”的政治精英文化，使欧洲人和基督教在中国出现的现状免受清朝中央政府主动权过于激烈的侵扰。“逸乐”和其他对国家有益的技艺扮演了针对正统的意识形态的缓冲剂的角色，也缓和了国家暴力的运用。谁在利用谁？答案也许是大家在互相利用。

（关笑晶 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

① 韩琦，《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清华学报》（台湾），1996 年 12 月，新 26.4, pp. 421—445; Han Qi（韩琦）, “Patronage scientifique et carrière politique: Li Guangdi entre Kangxi et Mei Wending”, *Etudes chinoises*, vol. 16, no 2 (automne 1997), pp. 7-37; 韩琦，《科学、知识与权力 —— 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 年 1 期，pp. 1-18; Catherine Jami, “Imperial Control and Western Learning: The Kangxi Emperor’s Performance”, *Late Imperial China* 23, no 1 (June 2002), pp. 28-49; Catherine Jami, *The Emperor's New Mathematics: Western Learning and Imperial Authority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1662—172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② 囿于篇幅，本文暂不探讨传教士与内廷的亲密度如何惠及他们的天主教社区；我将来会探讨这一话题。